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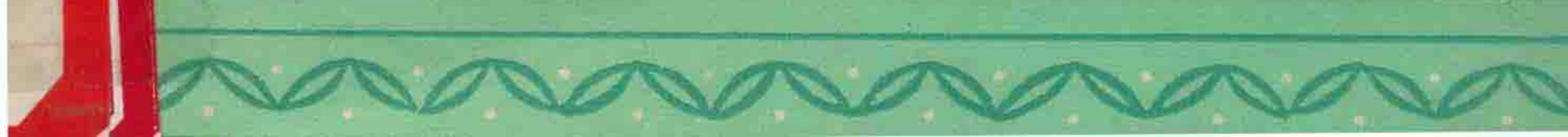


祝福青年一代

陶承

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



陶 承

祝福青年一代

祝 福 青 年 一 代

(增订本)

陶 承 著

责任编辑：黄起衰

湖 南 人 民 大 学 出 版

(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)

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宁乡县印刷厂印刷

1963年5月第1版 1981年1月第2版

1982年6月第3次印刷

字数：70,000 印张：4.625 印数：120,001—145,300

统一书号：10109·769 定价：0.40元

内 容 简 介

这个集子汇集了革命老人、《我的一家》的作者陶承同志历年来撰写的诗文。这些作品充满了革命热情，文笔朴实亲切，对于帮助年轻一代提高思想觉悟，继承和发扬无产阶级的革命传统，大有益处。集子里的部分文章，重印时，略有修改。



陶承同志在写作



革命老人陶承同志近影

目 录

《我的一家》再版前言·····	(1)
寄自“芙蓉国”的信·····	(6)
复亲爱的青年读者·····	(15)
致故乡青年·····	(18)
致故乡观众·····	(24)
给刚果母亲的信·····	(29)
附：写给中国妈妈的一封信(刚果一青年)·····	(35)
祝福青年一代·····	(35)
毫无利己之心，才是幸福的人·····	(45)
永远继承和发扬工人阶级的革命传统·····	(51)
和青年工人谈前途·····	(55)
对孩子们的希望·····	(60)
写给年轻战友的话·····	(66)

为战斗在祖国边疆的青年们祝福……………(71)

学习徐老“他人第一”的作风……………(76)

回忆儿子立安……………(79)

大义微言都绚烂……………(83)

革命的母亲，不朽的战士……………(89)

何孟雄与我的一家……………(113)

感怀诗抄（二十二首）……………(130)

《我的一家》再版前言

一九五六年的春天，正当杜鹃花盛开的时候，我来到了首都北京。

工人出版社的编辑来找我，说是为了向青年一代进行革命传统教育，希望我写写我的儿子欧阳立安的革命事迹。

回忆把我带到白色恐怖的年代。那时，革命者在反革命的刀光剑影中坚持着英勇的斗争。饥饿、贫困、被捕、杀头的威胁，动摇不了他们的意志，年深日久，反而磨炼出了一种革命的韧性，任什么力量也压不倒、摧不垮。这种韧性的斗争精神，传给了孩子们。他们从小就懂得人为什么而生，应当怎样生。他们学着父辈的榜样，天不怕，地不怕，想方设法同敌人斗。立安送《大江报》的情景，好象还是昨天的事；梅生对孩子们循循善诱的话语，也仿佛还在我耳边萦

绕。但，这已经是多少年前的事情了啊！

这些回忆，引起了工人出版社同志们的兴趣。他们说，干脆写写你的一家吧。起初我有些犹豫。后来，当我知道写书的目的，既是为了纪念死者，更重要的是为了激励来者的时候，便觉得无法推卸这个责任了。

可我文化水平很低，没写过书，也不懂得怎样写。出版社派了编辑给我记录，让我口述。我便顺着年代讲下去，想起什么，就讲什么，断断续续，直到我没得可讲的时候为止。出版社的同志又去访问了和梅生、立安一起工作过的同志，以及同时代的一些战友，象谢老（觉哉）、廖似光、张金保、涂俊明等同志。为了比较真切地表现那个时代的斗争，他们还查阅了当时地下党办的各种报刊，甚至连三十年代国民党统治地区的各种报纸，也都翻了一遍，为的是从正反两面的材料中得到印证。这些调查研究，这些史料的补充核实，大大弥补了我讲述的不足。当他们整理完一九三〇年的上海那一章的时候，我很高兴地说：这就是当时的上海情况。

书出以后，广大读者、特别是青年读者，真诚地欢迎它。他们给我来信，给出版社写信，表示欢迎这

本书，喜欢立安，他们把立安当成亲人，要学习他对革命的忠诚。

不过几个月的功夫，先后有两千多封信寄给了我。这些信来自祖国各地，封封都感情真挚，拿在手里，象捧着一团火。这是广大革命青年的心啊！他们十分懂得革命前辈创业的艰辛，他们想学习前辈的榜样，把自己的满腔热血，也献给壮丽的革命事业。这种崇高的信念，怎么能不令人感动呢？

书的印数，随着读者的需要猛烈激增，很短时间内，就印行了六百多万册，成为当时发行量最大的文艺书籍之一。

可是，万万没有料到，这么一本受到广大读者喜爱的书，这么一本薄薄的小书，却招惹了有的人的嫉恨，引来了“四人帮”对它的杀伐。在“四人帮”的“文艺黑线专政论”的大棒下，《我的一家》也象许多好的和比较好的作品一样，被当作“毒草”加以批判，我自己则被当作“专政对象”，被关押了五年半之久。其主要罪证就是说这本书有问题。——早在此书出版不到一年的时候，就有人放过空气，说这本书写的不真实，还把我陶承说成似乎是个骗子手。

开始我还不明白这是为什么。当“审讯”的人一

再向我逼问，要我交代我与徐老、谢老（他们曾为《我的一家》写过序言）以及其他一些老革命家的关系时，我才明白，项庄舞剑，意在沛公，对我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人的迫害，原来是服从于“四人帮”打倒一大批老革命家的罪恶意图的。

在“文艺黑线专政论”的妖氛毒雾中，帮助我整理此书的赵洁同志，也被扣上“反革命黑作家”的大帽子，进行隔离审查、强迫劳动。而根据此书改编的影片《革命家庭》，也被江青扣上种种罪名，诬为“毒草”，横加批判。真是斩尽杀绝。

广大群众用“万恶”两个字来形容“四人帮”，确是非常恰当的。这一伙万恶的妖魔鬼怪，利用窃来的权力，大砍大杀，扼杀了多少美好的事物、优秀的作品和无辜的生命啊！每想至此，我的心里充满了对他们的憎恨。

现在，人民文学出版社做了多方面的认真负责的调查核对之后，决定重新出版这本书了。思前想后，我怎能不感慨万端！这是一本极普通的革命斗争回忆录，其中所写的主要人物，不过是千千万万革命者当中最平凡的几个。这不是一本什么了不起的书，但却是用鲜血写出的真实故事。我又一次把它奉献给广

大读者。它究竟是不是虚假的东西，是不是毒草，我相信读者同志是能够下判断的。

党中央英明果断，打倒了“四人帮”，挽救了革命，挽救了党，带领着全党和全国人民，开始了新的长征，为实现我国的四个现代化而奋勇向前。没有党，我这八十六岁的人，怎么能彻底洗刷所蒙受的不白之冤，重新出版这本小书呢？

谁说我已风烛残年，我现在的心可轻着哩。长征再继志犹在，发白心红老返童。这就是我现在的心境。

又是杜鹃花盛开的季节，我的心，早已飞向那沐浴在明媚阳光下的都城北京，飞向广大热爱这本小书的读者同志。

一九七八年五月于长沙

寄自“芙蓉国”的信

一个到了暮年的人，记忆的仓库里，也还保存着闪光的珍珠。咱们离别十七年，没有通过音讯，好象已经“相忘于江湖”了。但是去年年底一个从北京来的同志对我说，《我的一家》即将重印，还带来你们的问候，于是，一些几乎忘却的往事，又浮上心头，就象你们又站在我面前了。

记得二十三年前，一个夏天，你们工人出版社的同志跑到我家，约我写书。你们诚挚恳切的态度，使我感动了。可是我又觉得好笑：要我描龙绣凤，我是“里手”，因为我确曾拜过湘绣名师；说到写书我可真不知要怎么回答了。不要说遣词造句，就是多写几个字，我也要头晕。你们又提出让我讲述，你们记录。咱们在庭院的藤萝架下，度过了一个夏天，又一个秋天。最后你们又跑图书馆，整整一个冬天，坐在

没有炉火的冷屋里，翻阅资料，手冻肿了，脚也冻裂了。——就是因为这个，文化革命中，你们有的同志也被关禁了一年多。谁喜欢做“文字狱”中的主角呢？光是诬蔑屈辱，就可以置人死地了。

我还记得，书出版了，六七万字，薄薄的一本。那是革命江河里涌起的一朵浪花，斗争熔炉里溅起的一粒火星。但是它却引起了读者强烈的反响，短短几个月，印了六百万册。可是厄运也来了。只因当时窃踞要职的“理论权威”说“是假的，不真实”，《我的一家》就被暗中扼杀了。印好的外文版本也付之一炬。这个权威人士说是假的，有什么根据呢？他说：

“我在上海，不知有这个人。”他不知道我，那不奇怪，我这个做“娘姨”的，原是默默无闻。不过，当时我也不知道他，我却不会按照他的逻辑，狂妄地断言：他是不存在的！

从这以后，你们的日子就难过了。一次又一次作检查，写“交代”。你们怕我伤心，不让我知道，还安慰我说，这纯粹是出于误会。其实，我也不以为意，不印就不印吧！

后来，敬爱的周总理说了话：“不是假的，确有其事。”他们还是不让出版。根据《我的一家》改编

的电影《革命家庭》拍成了，放映了，那个家伙又跳了出来，责备编剧之一的夏衍同志“不听话”，“你要小心”，“要负责任”。这位“大人物”，可以不听总理的话；他自己的话，别人却非听不可，多么霸道呵！

鲁迅说过：“暗暗的死，在一个人是极其惨苦的事。”还说：“我每当朋友或学生的死，倘不知时日，不知地点，不知死法，总比知道的更悲哀和不安；由此推想那一边，在暗室中毕命于几个屠夫的手里，也一定比当众而死的更寂寞。”当初，我的儿子立安，就是被屠夫们“暗暗”杀害的。而今，在社会主义年代，这样薄薄的一本小书，又被“暗暗”处死了。

现在事情更加清楚了，这个“大人物”，从三十年代起，就扮演着反复无常的角色。他装出一副“权威”的模样，这也干涉，那也插手，这个作品“反党”，那个剧本“反动”，一不随心，就要加罪。经他点名下放“劳改”的，谁知有多少人？早就闹得怨声载道，民愤难平。对我只说个“不知道”，还算是够开恩的了。

谁知事情并不就此结束，文化大革命中，更大的

迫害降临了！

一九六八年三月六日，已近黄昏了，我正同孩子玩耍，门外忽然闯进几个人来，为首的一个说：“北京来电，要你到北京去！你以前在上海做地下工作，认识的人很多，很多问题要问你，你要有什么说什么，懂吧！”

我感到问题的严重。这样来势汹汹，不是好兆头，我要求跟亲人告别，但被拒绝了。

当飞机在北京降落的时候，天已很黑了。他们把我弄上汽车，直开到一个公安分局，迎接我的第一个项目是“搜身”。万想不到，我竟这样被捕了！我到底犯了什么罪？面对着七手八脚的搜查，我索性扯断了纽扣，大敞着衣襟，让他们看看，我的心是什么颜色的！

北方三月的深夜，仍是刺骨的严寒，牢房的地上，又湿又冷。躺在一块木板上，盖着一床又破又薄的小被子，我心乱如麻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呵？！在社会主义国家，共产党员怎么被投进监狱？革命者怎么到法庭受审？一定是我们党内出了坏人，一定是的！党呵！你又要遭害了！我要怎样保卫你呢？

第二天过堂，我已做好了充分准备，我要实事求是